



新中国 70 年 70 部
长篇小说典藏

装台

陈彦——著



学苑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新中国70年70部
长篇小说典藏

装 台

陈彦——著



学习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装台/陈彦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学习出版社, 2019
(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ISBN 978-7-02-015508-8

I. ①装…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57659 号

责任编辑 孔令燕 于文舸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印制 任 祎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学习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44 千字

开 本 68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29.75 插页 2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1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5508-8

定 价 7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新中国 70 年 70 部
长篇小说典藏

陈彦

(1963—)

当代作家，陕西镇安县人。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第十届茅盾文学奖。

出版说明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全面展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和文学发展水平,深入揭示新中国70年来的伟大历程、辉煌成就和宝贵经验,激励人们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我们策划出版了这套“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丛书。为将该丛书打造成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丛书,我们成立了丛书评审专家委员会,成员均为密切关注和深刻了解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动态的资深评论家。委员会从历史评价、专家意见和读者喜好等方面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众多优秀长篇小说进行综合评定,从中选出70部描写我国人民生活图景、展现我国社会全方位变革、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主体地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讴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品力作。这些作品,大多为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等重大国家级奖项的长篇小说,政治性、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代表了中国文坛70年间长篇小说创作发展的最高成就。

我们致力于“把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作为追求”的使命任务,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阐释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的同时,倡导精品阅读,引领和推动未来的中国文学原创出版。

“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评审专家委员会名单

评审专家委员会主任：李敬泽

评审专家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帆	白桦	朱向前	吴义勤	何向阳
应红	张柠	张清华	陆文虎	陈思和
孟繁华	胡平	南帆	贺绍俊	梁鸿鹰
董保生	董俊山	谢有顺	臧永清	潘凯雄

项目统筹：吴保平 宋强

一

这几天给话剧团装台，忙得两头儿不见天，但顺子还是叼空，把第三个老婆娶回来了。

顺子也实在不想娶这个老婆，可神使鬼差的，好像不娶都不行了，他也就自己从风水书上翻看了日子，没带一个人，打辆出租车，就去把人接回来了。

接回老婆那天，大女儿菊花指桑骂槐地在楼上骂了半天，还把一盆黄澄澄的秋菊盆景故意从楼口踢翻，一个倒栽葱下来，连盆带花，四分五裂地解体在小小的天井院中，吓得正眯瞪的断腿狗一骨碌爬起来，汪汪叫着，跑回房里，去寻找自己唯一的保护伞顺子去了。

那阵儿，顺子的第三任老婆蔡素芬，正蹲在院子角落的厕所里小解，一个迸碎的陶片噌地穿过半截布帘飞进来，擦过她的小腿，差点没击中要害处，吓得她急忙撸起裤子，拔腿跑出来，顺着墙根儿溜回了房里。

断腿狗正颤巍巍地把屁股塞在顺子腿弯下，头向外汪汪叫着，那条断腿轻轻踮在地上，还惶悚得一抽一抽的，蔡素芬就失脚慌忙跑回来，看看顺子，想他能有个硬扎态度。谁知顺子嘴里只嘀咕了一句：“惯得实在没样子了，狗东西！”就再没下文了。

菊花已经骂半天了，蔡素芬一直希望顺子能管管，可顺子就是生闷气，最多也就嘟哝一句：“啥东西！”连门都没敢出，还别说上楼

管人了。蔡素芬也不好明说，毕竟这婚姻是自己找上门来的，顺子一直都在来回着，最终能把自己接回来，也算是顺子硬了头皮、下了狠心的，太不容易。可没想到刁菊花有这么厉害，她才回来第一天，就觉得这日子是没法往下过了。

蔡素芬用被子捂住头哭了起来，顺子就偎到床边哄，手里剥了根香蕉，硬要朝蔡素芬嘴里塞，还被蔡素芬抬手打掉了半截，他急忙从枕头上捡起来，塞在了自己嘴里。

顺子嘴笨，过来过去就那几句话：“女儿迟早是要嫁的，你跟我过，又不跟她过，怕啥？家家经都难念，忍忍就过去了。”

这话还算管用，蔡素芬渐渐不哭了，只用枕巾盖着哭红的眼睛和大半个脸，留着嘴和鼻子，在外面呼呼地出气。顺子就又把香蕉剥了一根，在蔡素芬嘴边慢慢揉磨着，蔡素芬突然张大嘴，美美地咬了一口，连香蕉带顺子的大拇指一起咬了进去，顺子哎哟一声，蔡素芬就顺势把他挽拢到了床上。

晚上九点多，顺子就灭了灯。

断腿狗看到顺子和那个女人在床上翻动，又早早灭了灯，就有些着急，对着床汪汪叫个不停，顺子骂：“没良心的东西，见不得别人锅里米汤起皮，难道也见不得我米汤锅里沁点油花花？”把蔡素芬惹笑了，扑哧扑哧的，如放了气一般绵软无力。

正在他们享受着人的那点要命的快活时，菊花已经下楼来了，她先是上了趟厕所，然后又在水龙头接水，故意把水开得很大，冲得满池子噼啪噼啪地响，像是老天在行风暴走。顺子和蔡素芬吓得大气都不敢出，就那样定格在一个姿势上，静静等待着。谁知菊花就在快要上楼的一刹那，又撂出一句狠话来，像是一支毒箭，直接穿过窗户，射在了他们的心窝里：“尾巴一揭，只要是母的，都能

领上床,哼,贱种!骚货!”

顺子这回是真的忍无可忍了,他猛地翻起来,就要发飙。

蔡素芬却一把搂住他的腰,把脸紧紧贴在他的后背上说:“忍忍吧,忍忍就过去了。”

顺子觉得这回是严重伤害了自己做父亲的自尊,这个没良心的东西,我是咋样把你拉扯大的,你就敢说亲生父亲这样的坏话,今天无论如何,是得给她点颜色看看了。

可蔡素芬咋都没让他下床。蔡素芬就那样死死把他的腰搂着,直到他唉声叹气的,又慢慢把身子溜了下去。

可这晚上,顺子也再耍不起做男人的威风了。

断腿狗看床上再没啥动静,也就舔了舔那条断腿,早早安寝了。

大概是睡到半夜时分,素芬突然说浑身痒痒,问:“是不是家里有虱子?”

顺子迷迷糊糊地说:“瞎说,早都没见过那玩意儿了,先前有。”

“哎哎哎,都爬到我身上了,还说没有。”

顺子就开了灯,一看,是蚂蚁,还不是一个两个,越找越多,个头都一般大小,是跟猪鬃差不多粗细的那种小黑蚁。这些家伙,单个行走几乎不容易发现,一旦集体行动起来,就是一种牵连不断线的浩荡大军。

顺子顺着蚂蚁行走的方向一看,说:“是蚂蚁搬家。咱这村子,蚂蚁多,不稀奇,小时我们经常看见蚂蚁搬家哩。”他看蚂蚁都是从房门底下钻进来的,就打开门一看,果然,月光下,一支黑色大军,正以五寸宽的条形队列,从他家院墙东头翻进来,经过七弯八折,最后消失在了西墙脚的一个窄洞里。这些小家伙,多数都用两个

前螯,托举着比自己身体笨重得多的东西,往前跑着。而跑进卧房的这些,估计都是出来找东西,或者是开小差跑散了的。素芬问咋办,顺子说:“它搬它的家,咱睡咱的觉,估计天亮就搬完了。”顺子说着,把床上的被子拿起来抖了抖,素芬就用脚把跌在地上的蚂蚁朝死里踩。顺子急忙制止说:“别踩!”他用扫帚把那些蚂蚁都扫进灰斗里,然后拿到蚂蚁队伍前,轻轻倒了进去。

素芬就笑了,说:“你是吃斋念佛的呀?”

“唉!都可怜,还不都是为了一口吃的,在世上奔命哩。”

早上起来,那浩浩荡荡的队伍果然不见了踪影,只有它们行进过的路线上,丢下了不少米粒、虫卵和其他小动物的尸首。当然,也还有些散兵游勇在四处奔走着,形不成阵仗的小东西们,就免不了要被人无意踩在脚下了,连顺子自己一脚下去,也踩死了好几只。

素芬就在后边说:“你也把蚂蚁踩死了。”

顺子说:“唉,那就是它们的命了。我不是故意的。”

二

顺子新婚,只在家耽误了一天一晚上,就赶到舞台上去了。十几个伙计早都来了,不过都袖笼着双手,散落在后台门口扯咸淡。大吊正说顺子今天肯定爬不起来了,让那个蔡素芬抽干了,顺子就蔫蔫歪歪地走过来了。虽然平常顺子就是这副神气,扁扁脑袋还有点偏,走路两腿总是撑不直,往前移动着的像是两截走了气的老汽车内胎,但今天这两截内胎好像格外补气似的,越发地拖拉着,

就把大家都惹笑了。

猴子先蹦了句怪话：“完了完了，顺子好像连蛋都让人夹碎了。”

连年龄最小的墩子也眯缝着小眼睛说：“顺子哥都过五十的人了，还娶个三房，真个是不要命了。”

“你懂个萝卜，人家过去有钱人，老了老了还娶几房，图的就是养生哩。顺子他太爷就娶过好几房呢，这家伙是学他太爷哩。”大吊话还没说完，顺子就已经走到跟前了。

“狗贼都说我啥坏话呢？”顺子问。

“说你金刚钻硬，能揽瓷器活儿。”大吊说。

大家又哄地笑了。

一直趴在一个道具“龙椅”上的猴子说：“说你肾功能好，能啞哩，都过三房了。不过双腿也都快软成棉花套子了。”

顺子照猴子尻门子踢了一脚：“我就知道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你没看都啥时候了，非等着我来才装呀。一早瞿团长就来电话了，说今晚台必须装起，人家明天有重要接待演出呢。”

“尽弄这急煞火的事，尿的，前天昨天，连着两天两夜给话剧团装台，今晚再给秦腔团装一夜，几天都没睡过囫囵觉了，还不把人挣失塌了。”

“猴子，你甭扰乱军心，咱就吃的这碗装台饭，不想熬夜了你喝风屁去。都少撂干话，快上台。”顺子说着先进后台了。

猴子在后边还嘟哝说：“那中午给大家一人加个鸡腿吧。”

顺子说：“我还给你加个鸡巴要不要。”然后就吩咐了起来，“墩子，你几个吊软硬片景。大吊，你四个还装灯，瞿团长说了，要按去北京调演的灯位装，六十四台电脑灯，一百二十个回光，一个都不

能少。”

大吊说：“这么短的时间，肯定装不起来。”说着，大吊还把一个灯箱狠狠踢了一脚。顺子回过头来，冲着大吊说：“装不起也得装，人家加了钱的。猴子，上去放吊杆。”说完，自己先驮起一个灯箱，往耳光槽走去。那灯箱至少也有百十斤重，他双腿明显有些打闪，但还是颤巍巍地驮到耳光槽里去了。大伙也就跟着嘟嘟囔囔地干了起来。

顺子是这十几号人的老板，但从来也没人叫过他什么老板。顺子有个口头禅：咱就是下苦的。谁能下苦，谁就跟咱干，下不了苦，就翘远。这世上七十二行里，还不包括装台，装台是新兴行业，如果能列进第七十三行，在顺子们看来，大概就算最苦的一行了。基本上没明没黑，人都活成鬼了，人家演出单位基本都是白天上班排练，舞台就得晚上装好。到了白天，你也闲不下，还得在一旁伺候着，那些导演们基本都是脏嘴开口骂人就跟家常便饭一样，连女的都是那样一副德行，有时直接还给你个中指：“啧！”不过说的都是极其标准的普通话而已。好多装台的，不仅受不了苦，而且也受不了气，干着干着，就去寻了别的活路，唯有顺子坚持下来了，并且有了名声。现在，整个西京城，只要有装台拆台，给文艺团体装车卸车的活儿，全都找到他顺子头上了，别人想插手都插不进去。这样，自己身边就聚集了一堆吃饭的人。也有不少人建议，让他成立个文化公司什么的，他也到工商部门办了执照，但从来不让人喊他经理老板什么的，一喊，他就说是糟践他呢，他说他就是个下苦的。

顺子手下也没有中层这些架构，就是相对固定的几个招呼人，分几个组，管管灯光，管管软硬片景，多数时候是老王打狗，一起上手。反正啥他都带头干，账也分在明处，人家剧团给多少钱，大伙

心里其实都明得跟镜一样,活儿都是靠他的名头揽下的,他多分几个,大家也都觉得是情理中的事。何况顺子也不贪,总说有钱大家挣,因此,跟着他的人,有好多也都是七八上十年的老人手了,他们把这一行干得精到,连使一个眼色,都知道是要钳子还是要锤子,是上吊杆还是下吊杆。瞿团长老说:“我看顺子这帮人手,个个都能评高级舞台技师了,比咱团里那帮不吃凉粉占板凳的人强多了。”顺子害怕引起团里那些人的嫉恨,就赶忙打圆场说:“咱们就是下苦的,这点手艺,也还都是人家团上那些老师手把手教下的。反正啥事都只是下苦干,不抢人家任何人的风头。”瞿团长就常常笑着说:“你别看顺子,也算是天底下第一号滑头了。”顺子也总是笑着回应:“下苦,咱就是个下苦的。”

他们刚吊了几片软景,灯光还都没运到位,瞿团长就来了。行话说:要愠气,领班戏。剧团领导多数就长了个挨骂的相,活脱脱一个受气包。但瞿团长这个人有些例外,不仅在大面上没人敢胡来,就是在背后,顺子他们也很少听到有人骂他,最多说他“耳朵根子软”,“爷”多、“奶”多、“姨”多而已。所谓“爷”“奶”“姨”,就是那些难缠的男女主演,行里叫角儿。这些人物,不光是瞿团长缠不直,搁在哪个领戏班的人手上,也不好缠。瞿团长是个作曲家,团里好多戏都是他写的曲子,据说他对外写一本戏的曲子,能挣二三十万,但自他当了团长以后,就只给本团写,再没接过外面的活儿,并且也没拿过团里的稿酬,大家也由此对他有了一分敬意。

剧团人有个习惯,爱把所有领导职务后边的“长”字都简化掉,比如刘科长叫刘科,南队长叫南队,赵股长叫赵股,瞿团长自然就叫瞿团了。好像这样平等一些,大概也是亲切一些吧,顺子也就跟着这样叫了。

瞿团对艺术要求很严,虽然戴着眼镜,文文气气的,但有时急了也会骂娘。有一回,顺子就亲眼看见瞿团摔了正讲话的话筒,不过多数时候,还是一副心平气和的样子。顺子跟他已经打了多年交道了。

顺子记得第一次见瞿团,是在他刚上任的时候,有一次剧团要到南方演出,带的是《游西湖》和《周仁回府》,两个戏也都是演了多年的老戏,可就是因为演得多了,演“油汤”了,舞台灯光布景也极不讲究,南方演出公司来审看节目的人,反复要求团里要提高质量,害怕去演砸了。当时瞿团才上任,对团里情况两眼一抹黑,很多工作推不到前面去,有些人也故意等着看他的笑话。那天,顺子趁没人时,凑到了瞿团跟前,直截了当地说:“瞿团,这回我恐怕得去。”瞿团一头雾水地问:“你,干啥的?”顺子以为以他的知名度,瞿团是应该知道的,更何况这几天加工排练,他一直都在现场,并且故意在瞿团面前绕来绕去过很多次,没想到瞿团竟然不知道他,更别说懂得他的重要性了,这实在让他有些失落。他就简单把自己情况介绍了一下,最后反复强调说:“这么重要的演出,您瞿团又是新官上任,您看这团上的情况,都成一盘散沙了,牛曳马不曳的,见晚上演出都捅娄子,我不去,这台上台下谁给您盯着呀?只怕连个浑全台都装不起来哟。”瞿团当时很不以为然地乜斜了他一眼说:“团上光舞美队就三十几号人,还需要你去盯着?该弄啥弄啥去。”直到那次演出回来,为装台拆台让瞿团费尽了心力,并且灯光布景出了好几次事故,观众连倒掌都鼓上来了,瞿团才搞明白团上舞美队里错综复杂的矛盾。不过也就从那次起,瞿团深深记住了他刁顺子。一来二去的,两人几乎成了好朋友。团上人都爱跟他开玩笑说:“顺子呀是瞿团的红人。”他还是那句老话:“啥红人,咱就是

个下苦的。”

瞿团一来就喊顺子：“哎，顺子，你们装快点噢，晚上灯光师就要进来对光，明天早上八点，演员乐队准时进场三结合。误了时间，可拿你是问哟。”

顺子从灯光楼里溜下来，弄得满身的灰尘，连头发都沾满了蜘蛛网。他拍拍灰手，把灰头土脸抹了一把后说：“瞿团，您也都看见了，弟兄们干得连放屁的时间都没有。”

“你就吹，放屁和干活有关系吗？”

“嘿嘿，打个比方嘛。不过瞿团，今天这活儿真的有点重，你看噢，平常就装二十几台电脑灯，四十几个回光，有些还是现成的，这回全是从外地演出拉回来的，连上个螺丝的工夫都省不下。弟兄们都骂我呢，说跟我干活儿，算是皇上娘娘拾麦穗，就图混了心焦了。”

“啥意思嘛？”瞿团好像没听明白似的。

顺子笑着说：“嘿嘿，挣不下钱嘛。”

“你少来这一套噢顺子。”瞿团好像有些严肃了。

顺子就急忙改口说：“不敢，咱就是个下苦的，瞿团。我这×嘴也就是好嘟嘟。”

“我可听办公室讲，装这个台，是给你加了钱的。”瞿团又笑着说。

“加是加了，也就加了一千块，大家都骂我哩。”

瞿团当下就问：“哎，你们谁骂你顺子老板了？”

猴子急忙举手：“我骂了。”

墩子也举手说：“我也骂了。”

大家就笑了。

顺子说：“你看你看。难弄得很，都钻到钱眼里了，你还指望这一伙万货给你学雷锋哩。”

“我给你说顺子，明晚是公益演出，我们一分钱也不挣，大家的演出补贴，我还不知道到哪儿要去呢。行了，办公室能给你加一千块，已经是破例了，你就知足吧。赶快干活儿。”说着，瞿团就要离开。

顺子又拿出了那种死缠硬磨的劲儿说：“瞿团，您看大家都说您从不亏待下苦的，加钱不说了，那中午给大家盒饭里一人加一个鸡腿成吗？您老亲自来一趟，总得犒劳一下三军嘛。”

“你这个刁老板哪！不说了，中午一人加一个鸡腿、两个鸡翅，外加一包奶。活要是干不好，顺子，我可让办公室在工钱里扣除噢。”

“您放心，瞿团，咱还得顾咱的脸哩。”

瞿团长走了。

墩子带头鼓了几下掌说：“哥，哥，晚上你还这样说，让他加个肉夹馍，再一人加瓶啤酒。”

顺子：“再给你尻子夹个萝卜。”

正说笑着，顺子的手机响了，是蔡素芬打来的。蔡素芬不说话，只在里面号啕大哭。任他再说忙，那边都不回音，并且越发哭得厉害了。顺子想，素芬可能是跟女儿刁菊花干上了。无论如何他都得回去看看。他跟大吊交代了几句，就急忙出了后台。

三

装台的地方离顺子家不远，蹬着三轮回去，也就十几分钟的路